



陶菴集

書

共廿五

^ 16
2325
8



和
2325
25-8

23808

陶菴先生集卷十五目錄



書

答閔士會

昌洙○三十五

答閔士長

亨洙○二

答閔士淵

通洙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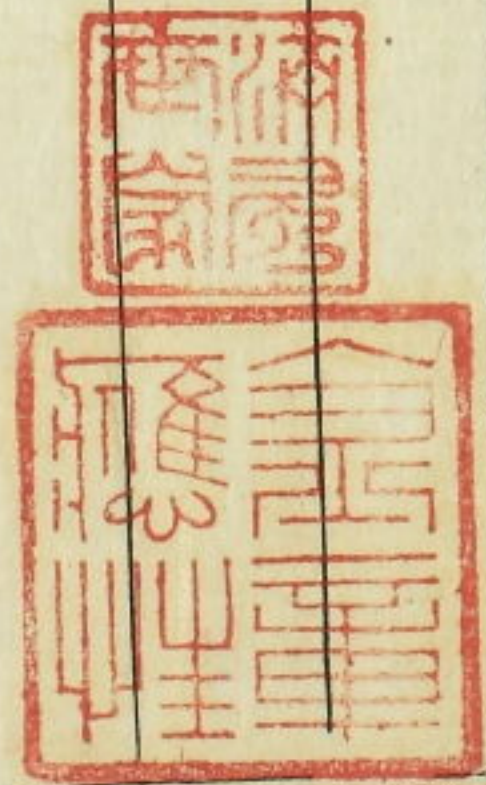


陶菴先生集卷十五

書七

答閔士會 昌洙○己酉

示諭已悉聖人之叙五倫父子則曰有親君臣則曰有義理雖一而分則殊矣頃年一宰臣引三諫號泣至謂臣無可去之義此言大傷倫理而舉世滔滔大都一致馴致乾道日亢臣道日卑而莫之奈何矣今茲州門赴哭實合一義字稍進一步之議恐亦不免於依違遷就之習矣大學言人臣所當止處不曰忠而曰敬其義豈不較然來示明的可喜可喜



答閔士會

去就既蒙問及安可自隱而頭腦不是到今無善策矣
矣泝而論之丁未秋冬間賊機禍心如何君輩痛迫惶
惶懷又如何今也弟為寢郎而得寧兄為邑守而得利
雖自謀無以加此此固大聖人陶勻轉移之力然彼始
則欲禍之而終則曲為之地者豈無所以然而然哉蕩平
界中得君輩數人可敵千百添得一番光鮮上而固君
心下而平私怨君輩為若德多矣此區區所嘗傷慨不能
不露出於言語書尺之間也士長目下引嫌不知主何
事恐只是畏謗我既不

而儻來自外者固無奈何我又不請而嫌端自去則
又何歎焉於大處不能覷破則所執末矣又視初漸
輕矣奉承君親教令之外豈有他道耶以御史復
命時若痛陳一疏似無此等難處甚可歎也今雖勉
承恐不可不曉此道理縷縷至此幸諒之

答閔士會

辛亥

鎮川倅昨有書以其勉赴官次多有愧悔之語成事
固勿說而既問其是非則又不敢含糊為辭大意以
為方今士流所依庇惟一二元老而其家子弟不免
為此世界中人所勾引將置世道於何地此則士長

陶庵先生集卷十五
爲首罪兄次之蓋以其書有士長例三字也無士長則瑞友非惟不肯亦或不能然士長聞之能受而不辭否

答閔士會

吳君勉戒誠有是事矣蓋因渠儕輩追隨之語有所云云而至於兵判以下數人元無指的處似或有推演註解者矣禮台之爛用卯科心切駭惋頻發於言語欲令其聞而改之對吳君時亦然矣大抵常時不曾言及時事而對朝士又不敢含糊爲說益知僻處罕交接之爲勝也吳君痛責之而聞厥後少無所悛

是亦不可與言而言者耶然惟盡吾心而已日後如見禮台亦不能不責勉是皆相愛之甚而人心不如我心奈何奈何難將一寸膠救得黃河渾此言惟三復歎嗟也

答閔士會

壬子

鄭友情理如來示則儘難處矣大抵平日喻父母於道使知祿養之不及善養爲上當事委曲開陳如不可回又不可拂親意此又次之愚嘗酷信程夫子爲己爲親也是一事之語不敢遂一日之養到今痛悔而無可及如鄭友者安敢不恕以過中之仁而至論

其是非大處則終不敢落在第二義也如何如何

答閔士會

護產廳事得之道聽終夕彷徨仰天吁號得書信然矣天之不祚乃如是耶愚則每欲哀集宋朝范馬諸公奏議付本朝事以進仰冀 聖心感悟曾以此有所奉稟矣此事固完備而終遲緩今則已是在弦之矢言之無益常謂此 宗國大計不發於吾舅主則無可望者今果如此豈敢挽止耶然粹詣都下易致人惑不知先稟行止之際將以何語耶請對體重而畢竟無歸宿處徒令中外人心惶擾為召亂之階此

為無限之憂奈何此事終無善策就所示略陳淺見於別紙行駕雖已發幸并此書仰報之凡事審量而慎密至望至望

答閔士會 癸丑

長疏出於往年御史復 命之際則其獲罪未必如今日之重此亦可謂計較利害者之惑然以世道言之義理晦塞月異而歲不同今日一謫尤為有力耶所恨者歸宿只是引嫌未能聲罪致討以大扶世道也所謂長書不知何人所為愚見則春後去就與筵話中疑阻一段士友間往往有竊相憂歎者微此君

一言無以明得本心然則是孝也非傷孝也使此君揚揚禁近以增一番光鮮於世界則吾未見其為孝也

答閔士會 甲寅

小紙所報領悉齊名自知忝竊來示豈於親愛而僻耶平日心事不見白於君上多矣區區出處尚何暇論然臣之事君小而親疎用舍大而榮辱禍福雖若不同而畢竟同歸於玉成上天之於人其理本如此無論往昔驗之賤臣益可信矣願祝大恩此心如丹願進既不能裨補袞職以效匪躬之節退又不

能存養心性以盡順事之義此為萬萬辜負耳俯循仰慚何以自立示意似若於此道理有未洞見處臨筆自不覺吐露至此如何大心來偶傳令季晝寢一第外無餘事耶未敢知也

答閔士會 丁巳

前幅縷縷實切感歎迷息素多流俗意思不肯卓然自異於眾今番事蓋亦由此歸後痛責之一如哀言而亦何及也處人父子之間盡底說道愚固自喜粗見信於哀而哀之此事豈常人之所可及不獨愚所歎服渠亦豈不知感書末云云恐渠見信一節亦不

能如乃父而然也此後無論吾存否幸有以隨事鑄
誨也士衛所遭真是朱子所謂人生不幸事况弟兄
一時見困者耶已略有所對商而前頭事淡可念也

答閔士會 戊午

上元又近孝心號慕尤何以堪處兒子處義即士衛
所謂抑可以爲次者吾既本自不快而來亦極正當
亦渠而使之佩服矣大抵今人兄弟朋友之間少稜
角而喜浮沉者多決科反是者則不能是亦時運使
然耶恨不相對劇談也喪中遇變亂則雖曾經侍從
之人奉几筵奔避山裏恐無害於義理至於因事入

城云云喪人宜不敢暫離廬次其出入則爲喪事及
時見于母兩節而已苟能一如禮律而無違則雖卽
日還侍几筵與同奔避自可無疚於心平時行動既
不能如此則仍畱以俟亂定亦不爲不可如何如何

答閔士會

前亦非可以義理論近世婣娶計較之論大率如此
何足道哉喪中奔問一歎鄙意則三年不呼之義蓋
所以順人情而合天理也雖往往有不避金革者而
猶不免得罪於禮教况奔問而無所事者於義何所
當耶事親之日已無可及自盡之節惟此終喪一日

陸菴先生集卷十五
違舍几筵孝心之所不忍者致身報國豈無他日耶
幸以此語及兩從與之更存思量也

答閔士會

祥期不遠哀慕何堪此間孫兒冠首之禮吉成日氣
清溫士衛爲賓士元爲贊令子亦來觀喜幸如何惟
是孤露之懷益切愴傷大心又不可作矣曾詢忌祭
利成一欵從容釋思則中古以後諱日始設祭非如
四時正祭之爲重雖減殺亦自無害於義如何如何

別紙

路中非相弔之地而彼旣請弔我安敢辭况如至親

相見便哀動者似不可拘也

人家多於遣奠前行朝上食蓋爲取便於事勢而於
禮意則乖矣路中停柩處上食爲當朔日啓引者殷
奠亦然所示午時引行則是變禮祖奠之徹雖甚
未安朔奠亦不可闕似當權宜行之如何如何
緬之總固具三年之體然三年喪變除之節亦重不
可以總服而廢之也吉祭亦恐無不可行之義
備要禫祭條吉服別無見載者黻布笠黑帶之外難
容臆說網巾之黑緣者似當并置帶笠之間而雖或
從後換着亦恐無妨

吉祭之行於禫月者固以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而其重則在於仲月故惟仲月而後可行至於孟月無嫌之說則蓋爲禫事在季月而孟月行吉祭者設今此禫月吉祭之仍行以前說言之則既非仲月以後說論之則又不踰月而牽合兩說以就已意未必得禮之正不若從踰月之正制也且愚意則吉祭時祭之爲四時正祭則同而特以終喪後初祭而別其名耳設令季月過禫者孟月行吉祭仲月又行時祭則是天道未少變而正祭再行矣無或近於贖否尤翁之論雖如此未敢遽從也如何如何

答閔士會

己未

草彙俟間僅此點檢以還惟取舍之也此疏兄弟聯名固不可已而軍銜不及實職士衛之言誠然矣除命未下之前遲待亦不妨而季職甚緊此爲妨碍姑爲在外以俟至於繡衣事衛書亦有問矣衛之意見亦是一道而旣以先人心事未暴爲至痛則未一暴之前徑先獨出終涉苟且此則伯言似勝如以違命被拿則略以崩迫私情未及陳暴爲辭出後得與聯名則幸雖或因此重勘仲獨爲之季則追後自列亦可如何如何君輩作事每患疎闊以前書先泄之

降者先生集卷十五
戒觀之亦可懲也如欲爲此事則母廣議母煩露也

答閔士會

二從處分訖未下惶蹙可知一疏旣明暴先人心事而辨君誣自在其中則忠孝之稱未見其爲過矣然今有疎逖之臣以已見直斷某人以凶逆則其不死幸耳如是而後方可謂無所恃者此君處地固異於他人前所云云蓋欲渠無以此自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耳朋儕之言不知如何而吾意則無他矣捨却死生於一邊則何事不可爲但恐此君終非槁死骨相此後收拾甚難可憂者在此耳設令吾不能

悉渠本心就此分疏無亦多事而亦何益於事哉一家書札固無言不盡無煩人眼目足矣示今與後之慮亦恐太過幸平心恕諒也

答閔士會

所示金令之言未可曉古者冠則三加婚必親迎禍家子孫旣無廢冠婚之義則古禮烏可廢而又豈有冠婚輕重之別耶雖非備禮惟行於京城者爲大未安耳

答閔士會

庚申

新年靜履增福此身忽是周甲少壯如昨日何爲遽

至此地頭耶百感交中殆不自勝到老失學之歎善
端春噓令人感歎往雖不諫來猶可追千萬自力為
望兩大臣伸理之典為世道甚幸天道必復會知有
此事而何意於未死前見之也右揆數日前入城云
信然否善後之策極難何以能不失士望於終始否
亦意默悉敢不相勢為之而世事不如意者十常八
九何望其有助也令子應舉在於復謚之後則豈不
恰好而但恐耐不得耳

別紙

服期者葬後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此栗翁定論今世

士大夫固皆通行之矣然祖父母衰服之重非比他

期揆以死生情禮恐亦未可以祭如平時之文一例

斷之也愚意則葬後忌祭三獻朔望節日亦如儀

是喪餘之祭雖以三年之喪練祥行三獻之儀推之
恐無不可况左右既於葬前行一獻矣次第增損自

當如時祭則三年未畢之前姑勿行之禩亦同

夫人長子之喪三年內不舉四時祭此是具三年之
體者比左右今服固為較重狀亦可傍照而得其禮

意墓祭三年內一獻不妨

必於此獨為備儀也重違屢示妄意參酌如此實有僭汰之懼

更須博詢熟量而處之

禫祭與吉祭差別雖行於仲母忌日恐無未安喪餘

變制之節重且貴速令勿退而行之爲宜

禩祭之必於季秋者實以成物爲主若不行正祭而獨行禩祀則誠有豐昵之嫌矣或人之說則未知可也惟鄙家去月有故今月又少無故日纔過時祭明日又將行禩祭煩數之懼則有之此一節則以身所經歷而知有理也

答閔士會

壬戌

睡起臨盥帨札忽至驚慰如何昨夕邸報但見趙尚命疏槩而已此外漠然不聞端緒矣所謂昨宵景色可以揣知疏本果入徹否不入則似無此非常之過

舉入徹之後先志與兄弟心事俱明白矣死生禍福何足筭也終是 天恩罔極何以爲報耶枷杻二字之外無由詳知其時事狀且謫所只云瘴海不審爲何地可鬱豈或悖魄未定倩草不免疎漏而然歟納供時果能辭語明快無所撓奪否使吾筋力苟如未病時豈不往見於中道耶萬死一生之面目不得見而作此遠別恨歎無已

答閔士會

木孫還方可得其真信政爾企佇意外書至驚慰如何其間事狀今始識其大略所問出於不虞而又臨

之以不測之威供辭固難一一裁量雖或不擇要亦不失大體而遲晚二字甚不好宜其有年少傍觀者之責君之自咎亦宜矣大抵爲某人死則極無義然此事只當應之以矣身陳疏本意如此非爲五人訟冤者則其逆與非逆非可問於矣身持是說也雖累招而不變豈不爲十分道理耶安坐思量則易而倉卒未易及此此坐於平日見識之不周而然可歎然凡事當觀大體君之爲此事自流俗觀之固宜驚恠而原其心則孝友而忠國之誠又較多俯仰自無愧怍雖有些少做錯何足介介於胷裏也許令權着紗

帽而入對何損於 聖德不欲此而必令爲鞠舉者其心之切痛實萬倍於某輩矣只望善飯加護生前俾得以相見也

答閔士會

店人之持回書歸者能及於閔院午飯之前否木孫暮歸得道上一面消息猶以爲慰昨宿何村計已與士衛作別矣心緒不至作惡耶邸僂纔膽到君疏令人一讀胷中浩浩然平日必欲一上之意從此似不復耿耿於中何快如之更觀之衆怒如火勢必不免一時危辱之塞其禍心亦幸耳不敢知 聖上果細

覽否耶到此而尙冀 君之一悟情戚而意亦迂矣
縱不能然播之四方無人不見不獨使令仲本情皎
然於來後數十年奸壬輩窠窟打破無有隱情豈非
世道之幸耶此後思君時輒讀之可以瀉此心胃矣
李君益培來傳初書 傳旨因某輩突入中止之狀
國其奈何士類之死生禍福恐亦不暇論也京國日
遠大海當前老來心懷固不易處然而古人云忠義
填骨髓惟爲君恃此而不憂耳今日必過振威過此
無由即得行信又走一笑過活源與全府時作書付
趙靖世李基敬以爲遞至之地如何如何

答閔士會

所示縷縷奉悉程子說吾欲爲君誦之者而旣先獲
矣然而終恐未能擺却也思量兩件中上段則苟且
下段則好矣昨日洪生梓來過使讀君疏讀盡問之
曰此疏好否如何其止之者於已爲榮耶其人默無
所言及披見供草則曰逆乎之對只當以此事已悉
於弟疏所列此外豈有他見云云此亦局外之見易
於思量易於說話而視吾前說尤似好如何然成事
勿說旣往勿咎置之無復畱諸中也長道加慎

答閔士會

振威以後渺然不復聞矣。過活源時手帖之出於五日者，再昨始自趙君傳至，顛倒開視，驚喜如何。身健善飢四字極慰居者之念，而近日風日甚惡，不知觸冒作行，得免感傷否？計程似已到候風界頭矣。少日有長風破浪之願，而今則讓與君矣。此爲何等壯遊，到底無非天恩也。士元初七自壽村過我，留宿一夜而還，纔一二里墜馬重傷，大抵一家同一運厄，奈何所示領悉，此言之出於伯春之口，卽是常理之所必然。早使如此，豈有向來許多疑謗耶？可喜可喜。他日歸來，當一痛說此箇義理，姑置之，勿復道也。黨

心有善有不善，不可無區別於其間。先以大海洪濤洗盡褊狹心，曾歸後可以刮目相見也。頃有一少年訾議君者，余應之曰：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又從以媒孽其短。古人此語當淡念也，其人唯唯而去矣。

與閔士會

活源過去時，書角外渺然不得承聞。計到海上已久矣，風勢如何淹留亦幾多日。撼頓之餘，安臥調息亦自不惡。向來心裏所懺悔者，或已洗滌無留。在者耶洛下消息如弱水，彼輩所對辨疏，劄令季亦或送示。

陶庵先生集 卷十五
其窘遁躲避之情狀還堪一笑吳光運以諫長有疏而氣勢視前頗消挫他可推知君之本志雖不白而士長則不惟心事見暴其言亦不可謂無補於世道也或傳令胤已發去以爲扶將入海之計或云束裝將發因君書力止而中沮云不知何言爲實也只望隨地善護

與閔士會

二月十八書最後至數昨自潭衙遞致望朝手復此是近信何慰如之不知其間已得好風否直挂雲帆濟滄海之句每吟覺爽然不謂君能辦此壯遊也來

書多少無非懺悔之語此事何時可了所謂至當無妨不過慰藉而然爲五人死固似無義而爲君誣死亦謂無義乎惜乎見不及此也雖使君不屈必無死矣不死而上暴先志下以不沒賢弟之名此是十分圓好事其可易耶孟子之語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必先之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君旣無此三者而復能不屈於威武則真是立地成佛天下焉有此理吾意君之可悔不在於今番失對而在於平日不讀書也南間心經固爲非時而棘籬大學先輩之事可法安頓之後須掃却百慮靜坐看書以收功於桑榆

陸菴先生集卷十五

與閔士會

卽者君家以新釀二壺崑人送來君雖在海外萬里地而家人能得君心矣來卽引酌色味甚佳何異與君對酌耶憑令子書報知發船翌日移泊所安島此島似是發船處不遠之地不知爲幾里而其後能得一帆好風利涉無咎否李君奎采歸時必歷見見後方可得君真消息而至今不至其鬱如何日來風日絕無佳時爲行者憂念切至新到風土如何凡百亦堪粗遣否此身又以胃腕餘氣數日大痛汔無蘇意

吾輩各是老年安居而猶少健况於炎月積瘴之鄉耶所望惟海山之善護持耳近間胷中悔端能蕩滌得盡耶前後云云蓋有激於十分至當之說不得不就義理上說去無少顧藉而他日生還之後相對笑謔責備之言亦豈止於此而已耶幾時得君携酒來見我又肩輿往謝瀉得此中間屢積之懷否歸時必一上漢挈絕頂而來誇我壯觀也

與閔士會

士淵謂當於早晚有除後爲辨疏士衛爲草疏以示此亦有一二往復矣廿七朝衛也自壽廬臨還馳書

陸菴先生集卷十五
報以淵病之急而亦不料其不日而承訃也此令而止於斯也耶似此禍故實人世所罕有者念君情理又何忍爲喩然以吾舅主淡仁厚德而身後未十年奄失二孤天理豈有是耶使君安坐於家則以昨今年運氣恐必無幸投君於絕海之外天意似若有碩果之應目下門戶之責微君其誰千萬痛自寬抑一以忘哀保生爲心也今日李君汝亮忽地過訪爲君消息待此人久矣其爲驚喜何可勝言細聞風濤出沒之狀令人凜然輕身發船此亦終失於疎率歸時則切須淡戒勿更蹈危也李君相見似無期而猶且

如舊拭青與君相見亦豈無其日耶惟化者不可復見痛矣痛矣

與閔士會

近日向互謫况何似父子相見其喜可知何間當還送否人心道心之屬於發處金言爲是而但其爲用也亦豈無體耶誠意無自欺亦是已發勿論發未發皆當用功君言雖似完備於此章則不相襯貼以發爲未發大旨已全錯矣君輩以絕海孤囚能講討經義諒一奇事

與閔士會

士衛訃書計已自京傳之矣一門喪禍之荐酷固古今所罕渠頃於過宿時言吾家於士流中獨免辛壬大禍物理例多回還近事豈亦由是耶未十日而渠又繼沒此君抱負不少雖一生窮厄而尙冀爲他日緩急之需而乃至於此天也奈何念五作書與君之時渠亦在座其翌日告歸壽廬孰謂兩日之穩遽成終古之訣耶晦日書來言有臂痛初二則云臂痛向歇初四則云咽喉不浮不塞食飲不通恐是感寒願得轎馬毛帳之屬入京調治蓋倩兼姪作書而初二則絕筆也初五晨治送馬轎諸具其前夜及翌朝則

稍進食飲酬酢如常能承見吾復書治任將發之際暫時倚枕若甘睡然兼也不復憂疑徐而叩之曰路遠日已晚矣則已無應矣始告急於此處先走丸藥而吾兒仍急往已無可爲喪出於辰而臯復則在未矣孤兒初六夜戴星而至士元只聞病報初七始到當門發喪其夜屢行襲小斂緣板材難得束手坐待而已十一日夜始入木木不甚好而價則二百聞此可知其間事勢之罔措矣凡八日而成服其亦命窮之一端耶昨日士元挈孤姪往宿沙村今明間入京使孤兒承重受服於舊喪筵前趁月半還出方議啓

附錄先生集卷十五
引而洪申兩姨從昨夜來宿此處而歸矣蓋聞兼也
欲還其家歷省于壽廬偶值其病作云苟無此君則
幾不知其死時矣此則天幸也山事意不出於驪山
近處而喪人之意則以家內多牽掣之端欲遵京裏
終喪之本意返魂於國洞而吾則以爲決不可無論
用廣山或他山返哭則當於驪上返哭之後繼奉承
重几筵同會一處矣未知吾言果得行否也當今家
力蕩殘償債及引葬諸具茫然無以措辦云矣訃書
遣去在京從弟輩必爲之而哀遽想不及他語且此
去鄭生家奴卽是信便故詳細報知不憚煩絮耳自

失此君門戶枵然一空吾輩將誰所倚仗耶病裏所
懸懸者惟君一人以是益願其遄蒙 恩宥矣明年
邦慶必有相見之期而生者雖相見其於死者何無
由相對一慟惟臨書垂涕而已

答閔士會

意外咸平人來得初三手帖喜聞宿病少減而院優
書姑不至矣羅君心甫承有過從之樂可知其人前
患已差也所謂院優卽指景賢耶此院以金鶴峰誠
一躋配久矣金公固名士而號稱東人者不無持疑
於院長之請矣似聞尤翁曾亦爲山長故不疑而許

附錄先生集卷十五
之矣傳聞未必可信欲取考先生案而怕煩不欲爲
須從容語及羅君使之探報也旬呈事古人蓋多有
行之者而所示還發一笑君雖生出陸地而與誼志
輩齊名接武還不若枯死空山之爲清快耶

答閔士會

癸亥

昨者大紀致去望手問極慰阻戀歲新矣客土情事
如可見眠食一向安福否 春宮患斑疹藥院至於
移直勢必稱慶况又三加在邇嘉慶相續君亦必蒙
宥還欣企欣企吾病漸向勝凡百幾如常兒子得衿
川縣少寬畫地之憂而種種有難偃姑遲肅 命設

今赴官而爲一日之養終不若無官相守之爲得計
也日昨有人來傳祥姪與金家子弟相交如舊日吾
應之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如何渠
之父兄曾與柳儼輩不絕百事皆下於父兄者安得
不如此也來示無父之語恐亦非過渠旣無間吾則
何言欲以此紙示士元使出示於相見時仍痛責之
雖小事旣知其非何可因循不改雖晚亦可以自靖
莫曰無奈何也洪純甫自明之疏渠言旣如此筵話
未必皆真然此疏出後又聞少年輩與純之諸兒如
舊交歡設令不絕一何忙急至此令子曾亦經吾一

陶庵先生集卷十五
番呵責矣或以告知否兒輩事大都一般義理姑無論血氣之憤亦全然無之此世界將成何等世界痛歎痛歎

答閔士會

儒賢出處多議之者動吉一也之訓信不虛矣臨歸八條之疏纔見之而袖劄未有聞也或有之而不知耶前月廿二有書間去就而廿四五間造朝書到則在於告歸後數日而陳對時義理其書元無所及矣似聞儒疏稱爲道義之交而來諭亦然好笑古人所謂道義之交似不若此也尚記乙巳丙午間先舅主

勸起不肖而曰不起則召還疏可畏也當時視若戲劇之語今則不幸而中世間豈有如許奇恠事耶當歸菜到卽上盤而無齒何得咬齧人生到此百事都無味然而荷情則淡矣

答閔士會

士衛在時相見優豁懷書至亦然自其亡後耿耿懸念惟在於君會面姑無期書亦不及於在遠時一旬相阻怒然如飢此際端問忽至心聲相應豈虛語也哉老炎愈酷調履增護益可慰也此間喪餘又迫痛慕如新士元勸以勿終日行素君又以攝祀爲可俱

陶庵先生集卷十五
出憂念之切量力而處勢將如此而尚可謂生人事
耶士元向日書云聞君當暑不扇正衣冠危坐欲學
之未數日而旋止真所謂賢者兄而愚者弟也吾心
內自笑曰元也退讓甚得此君爲弟吾輩何恨其不
賢也今僂肉談和章輒先於士元豈所謂弱者先手
耶於此亦可見兄賢之一端已於答渠書及此意耳
所作雖自謂肉談而意則甚佳惟推獎此身太過殆
乎聖矣使令季在者又將博得鄉閭之目恨不及渠
未死相對一大笑也瀛海之水非不淡矣猶不能洗
滌胷中悔吝之心而來耶然其良心真切亦可貴也

別紙

近方求得辛壬間日記數件抄出謄書姑未訖役矣
乙巳後孫宦荆佐之招必錄載於末段而後尙儉輩
實狀方綻露無餘矣欲得見而無其路不知君曾有
所謄畱者否又或禍家如夢窩宅有之幸聞見搜訪
以示之也

答閔士會

皇恩罔極之說聞之否駿馬金鞍得得而來非君誰
爲此憤惋之辭耶柳令陽輝爲燕行乞言纔書送數
句曰含冤忍痛迫不得已銘在心內惟此八字審使

陰春先生集卷十五
之還迎以鼓吹警歎 君側誰以此義胷中不平之
氣自然發露如此職則可言而猶不能警歎此何事
也痛歎痛歎

答閔士會

士元職雖可言目下時勢自家力量終未可言藉令
因此病而取都憲祭酒之職當其時也學益進德益
邵可言而言以爲扶樹世道之圖則吾輩雖未及見
豈不爲吾道之幸耶願勿着急容渠作養病之地也
趙臺益章事已承聞否聞渠當烹死則死矣亦可以
雪吾恥而關君口否與士元相對一笑恨不得君在

傍耳

答閔士會

甲子

早知昨雨終夕則豈不用投轄故事以添數日之穩
耶獨臥山齋士衛陳迹罔非傷心慘目其何以堪之
此間調息如昨連日所與相見者即是親愛而皆萬
死一生之人 聖朝曠蕩之德與天無極而病懷賴
此頗覺開豁何莫非感祝之端也益章口傳筵說而
上教大意以爲百祥疏宜若爲伯父訟冤而闕之云
仰惟 聖明在上無幽不燭恐無人相報不得聞知
友略及之

答閔士會

尚札忽至披慰何已但聞孤坐江亭寂中看書必勝於前日也此身諸節有退無進不無妄動底意而更思之前疏可以二字今猶未也未可之前似不至欺君以此自恕不免廢然數昨已上欲進未能之章仰請威譴矣別紙詳諭多荷至情願此去就不論義理惟以疾勢加減爲節時則不論消長治否只取不寒不熱之候古之賢者亦曾有如許行藏否君須勿爲高論也

答閔士長

亨洙○己酉

盛疏覽還大意務欲宛轉兩全於臣分私義之間故歸宿在於自引不能痛快說去古人論事之體則不如是也然以如許情地開此一線路使今日知有這箇道理非君力量不能亦知孟子人樂有之訓真不我欺也惟言出於君故感格尤不易此爲慨然耳立朝行事一以是爲準庶幾不隨人滾入功利中去愚者之望也幼安讀之歎曰伯玉萬語安敢望士長數行文章吾不知義理當如此此語可令士元聞之否作字不必好貴端正君心畫甚不正未可痛革耶偶及之

與閔士長

僻居寡復君行後數日始聞 嚴謹消息矣至驪鄉
令季示以筵話疏劄方得其詳惶駭何極秋日頻雨
行李萬護已抵何地今之人都厭厭泉下氣而君獨
不死炎道險棧雖倍于此以萬顧何足道哉盛疏終
是引免文字體段差輕然猶足以示大義於來後矣
但緣君一言上貽 聖上無限過舉下致老親非常
境界君則只當以誠信未孚自罪之深平日每勸君
讀書而不免爲藐藐之聽矣動忍增益惟此時爲然
千萬勤勉以長其見識以爲他日息補之道如何如

何松江公江界籬中白木書大學故事曾亦聞之否

答閔士淵

通洙○甲寅

承有新除令仲在圍籬時已就禁職况於今乎試士
之役亦且趨 命則去就似已有定計何至更詢大
紀則出六後無論冗職言職一例不就自以爲快足
而吾意不如此每謂盡職盡言是爲第一義渠自慙
弱不能耳當初豈有講定之事君之處地視他人有
別雖是冗職一投足則易乎瀾漫同歸固已可羞前
頭言職私義亦未敢言則其一就一避之間崎嶇苟
且誠有如來示者矣今番如不能不一肅則一肅後

旋即呈遞還鄉讀書此後大小除命牢辭不出分
義廉隅或可以兩得而觀此頭緒終恐住不得奈何
惟辭受語默之節一稟親旨而為之也此時冰雪嗟
峨而枉費僮脚於數舍之遠尊甫之誤人甚矣好笑
好笑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目錄

書

與閔士衛

翼洙〇三十六

答閔士元

遇洙〇四十四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書八

與閔士衛

翼洙〇乙巳

去就已悉於面晤時大略退則括囊進思獻忠成一
 矩律今亦欲趁祥時入往一暴憂愛定計如此故日
 前草短籲欲付而有所憊然姑徐之矣 上心既偏
 着百事無可為不知何說可以感回而及此時少效
 格非之義未知如何感回固不易觸激又未可知而
 要以盡吾心而已前 批補不逮云云引昔事責勵
 異於直為求助然而猶可引重而陳忠耶無寧依拙



法姑泯默耶幸審量時義從容仰質於退朝時參以
已見而回復之也千萬惟默會

答閔士衛

戊申

此身受 恩罔極席藁之中猥被引對慰諭初吉始
陳懇有依疏辭往護之 批闔門感祝如何勝言時
賊卽麟佐血黨同起於清州而追後見捕者金丈張
將果同被誣引而賊招中所云私嫌卽甲午會試試
官時其文以次下入格爲吾所拔含冤次骨而其歲
元無是事金張事亦皆虛謊誠莫測其端倪也前席
已略陳實狀矣顧瞻四方蹙蹙靡騁不知將如何置

身新池則平時輔車之勢固好而目下時義極艱脆
旣非走入高溪亦恐累及親友原州少勝而元屋終
苟簡矣堤峽則鄭從月林士長新屋似可推移而不
徒無糧賊徒散入之說傳播紛然利害亦難懸度卽
今處義或云溪入爲可或云此尤惶兢兩言如何未
移屋之前惟淡蟄謝客以爲自靖之計耳朱子云非
閉門塞竇所可免本知義理如此而今則不得不竊
附龍門遺矩此言其亦僭猥之甚也好笑

答閔士衛

甲寅

至日忽迫諱祀又近痛慕如何疢疾終是氣敗所生

哀豈不知而不思所以扶接之道耶有疾暫須食飲疾止復初已載於小學書中蓋飲食禮之小節滅性則傷孝之大者吾於君輩固愛之淡矣愛禮亦豈不若君輩耶千萬勿疑

答閔士衛 乙卯

趙二憂遷厝引行過振威強起一哭而歸後死閱歷萬變益知此老能卓然於死生取舍之際非今人所可及人之晚節不可不慎也黑山碧波二逐客消息憂惋何言

答閔士衛問目 丙辰

仲父篋笥中有所謂獻芹錄一冊蓋再昨年間欲上而不果者子弟之心不忍埋沒陳疏而欲上之未知如何但此書為建儲一事而成而其不果上由於元良之誕降則或以為今宜拔去建儲一段此說亦如何今日國家所以崇終隱卒者出常而備忘及筵話乃以所執云云有追咎之意若於疏末略陳數語以明平日本意則如何陳疏則主喪者為之耶曾經侍從者為之耶仲父癸丑入城出於黽勉無日不思歸元良誕降國憂少紓始乃決歸擬待冊禮後奉老東歸疾患遽作不

果如志矣伯從欲於葬後不復返魂於京裏仍畱
丹巖而或以爲老親在京神主旣成之後將無以
伸哀則情理難忍云此言亦如何

獻芹錄年前已蒙下示矣日來默念此書哀集一心
炳然誠不可泯沒不知諸孤將何以爲計今茲所詢
果如此矣但書末一段此在昨年以前事雖於今日
亦無可嫌然以目下時勢樣子觀之 聖意亦或有
惡聞礙見之端不可不細加商量若如或人之說而
沒之則許多格言固是對證之良藥而去此一段便
索然無精神矣大抵此書體貌與遺疏有異雖遲以

時月亦無不可平日衷赤旣不見乎於 上觀於悼
亡之 教可知莫如抱此抑塞藏諸篋笥以俟 聖
心一分開悟之日而此固未敢望又或不無可乘之
機姑徐而更議之未晚也若陳疏則主喪者當爲之
而欲屬之仲哀則以臣兄某以臣曾忝法從使之陳
聞爲辭似宜痛寃二字誠不爲過然 上教所以追
咎者本非新般事件今日辨暴恐涉非時此則士長
輩他日之責耳此豈疏末草草數語可得以明之者
哉至於 筵教尤可爲子弟懲前毖後之端千萬各
自痛省無令我舅主本心黝昧於來許此爲孝之大

者矣如何如何無日不思歸之遺志此豈待所示而後知哉愚意則成服後奉柩即還驪上以體雅意爲得之而時當酷沍事勢又多牽掣既未可爲則葬日涓吉之後先期引還奉住江榭以待窆事仍爲反虞於其處以畢三年恐無可疑情理雖有所未忍者既非宗子又嘗異宮或人之言不須論也

答閔士衛

所示備悉興君婦几筵上食既不廢則朔望奠似無不可行之義惟主喪者是斬衰則以期大功葬前略設之文推之一般字恐未安也墓祭之可廢尤無可

疑至於仲哀夫人茶禮雖是異宮異於三年內祭奠斬衰葬前使人代行亦似不敢矣如何如何

答閔士衛

丁巳

所詢領悉孝子爲親之意但求其自慊於心而已豈有強其所不欲而爲之者若於此見得可以知所處矣然力量不足則無寧用甲戌故事之爲無跡也下歎來示誠得之大抵此時節真是無限變恠固未易充類至義之至然事無大小一或蹉過竊恐益傷平昔雅志此當兢兢致慎處也如何如何致祭早晚一任儀曹固無妨而至如文字分排或屬於不好之人

則豈非難處之甚者耶自 上點化誠無如何而該館如有間擇稍可意者而答去爲得耶更存商量也

答閔士衛

頃日大心還細聞消息仍獲書問慰豁如何迷兒去就國友之言豈不清快而渠旣無志節奔走場屋則粹難責以高蹈惟有隨事盡職以圖報 國恩之萬一而已此若不能而徒與人瀾漫同歸則便無話可說不知渠將何以爲計也凡百使一一奉質於左右吾則旣在遠矣左右豈不視之如子耶須善爲之指揮渠或不及問而有思則相報有過差則責之無令

重得罪於士論也

答閔士衛

迷兒苟能進而盡職則未必不爲好道理旣決科旋不仕不過爲藏拙之策何必乃爾以此責勉之但恐盡職二字極難朋儕中實無可以相託者前書所云意則淡矣且渠平日尊信左右切勿泛視而善指教也小紙所示領悉吾則雖不仕長帶軍銜冠服固可而左右則恐不必然淡衣是華盛之服然禮許借吉則服中似亦無妨如何如何

與閔士衛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聲台榮擢克繼前躅年歲又適與之符此實稀有之事奇喜可言惟超躡太速責任至重情愛之深憂甚於喜耳吾意則去就不難決人臣身非已有况當此危世擔此重負如非才力之大不可堪者只當向前盡死以圖報國恩之萬一而已雖有難進之端輕重固自別矣西銓異於東席無是非爭奪之決於目前者且武人用舍似不當拘於色目然賊邊人終難崇用癸卯科尤宜區別惟以去私恢公收拾人才爲務則豈不大慰人心耶苟不能然而一如前令尹之政則固恰副當路汲引之心而其失望於士類貽羞

於門戶爲如何哉自量於上所云者力不能辦則無寧引微嫌限以威譴必解乃已來示中兩款亦足成說矣君之識慮豈不能及此是必於欲進未進之間欲爲母高母卑之策耳來頭指揮吾兒則切勿如是依違也好笑好笑吾言如不以爲非則早晚或復相見以君意及之以聽其裁量也偶見所示不覺發露至此而非有問不參涉是拙法然也勿以煩人

答閔士衛

遇涼益悄然書來良是一般懷思兒子行己之至難誠如來示渠赴科之日已料其如此今亦不知悔否

還可笑也向來 筵教豈不萬萬惶恐其中數字非常關係實大如或專指賤臣則猶幸也賤臣本是常調文宰未曾以學問自處何敢遽論其流弊之有無至於不能善讀書不能善教子則 聖教實至當吾在矣安敢令渠淡引一顛旋出知之者或怒之不知則謗之固宜然此亦乃父之過也 君親之間處義諒不易渠雖痛陳而自靖只是揚 君之過益父之罪無寧姑此任謗於其身去則以他罪去耳但念 聖心既如此則終必暴發於外不可但已亦復奈何中夜憂歎非敢爲一己之私也

與閔士衛

伏聞 聖上有却膳之舉而不得同諸臣齊籲分義固萬萬惶悚而今番 處分直欲痛哭而不可得也君德世道其將奈何兒書要我移次陳章李生宜哲馳書勸一造城外而吾則頑然不知變不知君意以爲如何願聞之某人爲相吾兒決不可忒忒仍冒未知己爲渠畫策否於此斂手坐視則恐非相託之意也據實直陳爲快而渠力量恐不能辦吾病又如此陳情迸出從後更商量猶愈於仍在耶未復膳之前姑不暇他而復膳之後則不當遲淹善爲指教也

所報兪友云云以常分言之亦似然矣輟膳豈不萬
萬焦迫而猶不若過舉之爲大養親者亦有養志養
口腹之殊此義固較然而旣不能痛陳義理以納
君於無過大者無可言矣又不能奔走於區區末節
罪合萬殞而迷見終不知變奈何此身從前去就不
欲苟然而終恐傷却分義處多每自循省一心惶懍
兒子出身之後妄欲令渠自效以見夫未忍忘本朝
之意矣今則時事益無可爲自靖之外更有何策據
實直陳以渠力量恐未易辦得也聲台旣出之後此

答閔士衛

一着亦可謂善敗矣望復位眼穿一語猶有急流勇
退之人况於今日舉措非直奴詬豕叱而已士大夫
處身誠亦難矣不知國事將稅駕於何地也

答閔士衛

兒子事來示亦如此可知洛中景色豈目見甚於耳
聞而然耶據義直陳或由此而死則誠有如所示者
而但削黜異於削職便是罪人罪人之子安敢晏然
於清切之地雖直以此陳顛恐無不可此若惶恐不
敢則陳病而出原情以此爲辭雖被鞫亦以此爲辭
何至於死耶雖死亦非過分而取之者不必過恻也

陸者先生集卷十六
遲待過 陵幸無甚得失而惟此一節可容商量渠必以此間之熟量而善教之也

與閔士衛

明日之會雖無此疾一脚何能出門傳者誤矣如蒙重譴可以安此惶蹙之情耳別紙所詢曾因會哀書聞其委折矣鄙家亦於庶孫長房改題時不書某字者兩世矣吾庶從大父於祝文自稱則必曰庶其意良好令士會報與竹舅知矣見婦時稱號又何疑乎

答閔士衛

戊午

前書所示甚的確而終不能不藉手於其人耶此事

甚難甚難奈何箕書覽還此台猶知此翁之可尊世所謂後身人不識前生事者非耶然而今日世界中人亦曰吾師亦嘗云爾此亦當從後身看耶好呵好呵續集答牛溪書天地間正氣消云云者曾亦一讀否此翁心事如此而朝家既特祭其祠矣又屢錄其子孫矣又重刊其文集矣此翁之得此於今日者爲榮耶否耶如是而吾輩又復改編其緒言以屬入梓於今之箕伯者實恐益此翁之羞前書所持疑者此也他賢猶可此翁與重峰則不可耳至於改編則區區漢欲效其賤誠惟不堪是懼而亦不敢辭藏之巾

行以埃後日誠爲得計而某人一來見我猶不能况
與終始此事耶置之勿復道也然而以其營往復辭
意觀之此事似發自左右是則左右以愚之前書爲
過也今則畢露惘臆比前書差詳願更以此淡量或
與有識知友就事理上確論如復以愚言爲過而終
不可行則又詳示之也愚亦何敢自信

答閔士衛己未

二從疏讀之淡喜吾舅主心事自此大明 君誣痛
雪亦在其中人謂忠孝俱全此非過語也然此事終
若有所恃而敢言者宜淡存惶懼之意切勿自多且

聞大官筵中救之甚力此非好消息無論被罪與不
被罪此後攬掇可畏透了此一關方可謂克家而忠
國如何如何

答閔士衛

溫陵之復累百年幽鬱獲伸於一日豈不悲幸萬萬
但此係君臣父子間大變故必須秤量義理到十分
盡頭尤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間而 聖情先有所向
羣下莫不靡然雖曰謀及衆庶亦不過爲一場虛文
耳安能參酌經變折衷今古以歸至當之地哉已成
之後固不敢不稱慶而國家大事了當於倉卒苟且

陶菴先生集 卷十六
之間思之寧不悚然訥齋冲菴之論固正矣而在
中廟之世則可在 中廟之後則不可人家有非罪
出母而既無所受命則爲子孫者不敢以已見強爲
躋附於其廟此其理甚明故道中士友有問者輒以
此應之矣今蒙示及家庭舊聞而此兩段正相符合
淡幸淺見之不甚悖於義理也日後慮三字在道亦
聞之答以恐是臆料焉有是理問者或信或不信矣
妃位既復之後庭請諸臣固難一一追罪而至於從
享三人則當黜無疑可代之人徐議何妨 肅廟之
庭三臣無恙思之痛心此雖百世之久終不可不一

正也

答閔士衛

所示 處分未下之前固爲惶蹙而既蒙 聖朝及
老之惠亦安敢虛其賜也不必添以家力過爲張大
就此營辦若常時晬辰設饌者然勿用樂勿請外賓
子孫上壽而罷以奉承老親不喜宴樂之本意且無
孤 聖君寵錫而已至於士長所云邀朝廷一段向
日聞之發笑此君之闊如此矣其間 處分雖或已
下此則當觀其罪罰重輕與 譴責辭旨之如何而
處之耳

答閔士衛

士淵相見時力言出郊屏蟄爲自處之義渠亦謂數日內當出去矣今聞乃兄之言則家居自如又或往來朋儕之間云是必開門逢迎爲人干請一如前日之爲也向來往京甚非時厚招人言况今兄竄已否實古今所未有之境界其所自處當倍於血泣追愆之身而猶復揚揚自同平人此何人哉朋友家不待招邀而往則渠固無據而苟有招邀其人甚不好君在近何不痛責而使絕之耶切願即日捲出廣門除省覲與參祀外無得近城裏此若非一兩日可辦則

亦宜於其間杜門淡居雖近日所與往來者諱而不見也渠於吾嘗疎阻所以來向來唇舌者而聞此不勝惋歎未忍自隱須從容示及勿煩諸他眼也

答閔士衛

士淵事聞之愴怳驚惑此於國家刑賞何所當也一事可知其餘憂惋之極寧欲無言疏本計已呈徹不知處分又如何也示意極好笑以君委曲方便之術猶恐其生厭渠何能堪此苦口自知迂愚之性老而益甚也從今以後一準不勸君讀書例止了君亦無以保伍之法爲憂也然君雖自謂不讀書而近聞

陸者先生集卷十六
後生有稍益進者豈非未學而吾必謂之學者耶喜甚喜甚

答閔士衛

光疏未及見矣其意蓋欲一快忿口而徒見其窘遁於渠未知爲得計也設酌固似非時然兄則竄弟則登擢此世界極令人愴怛彼人惡言亦非別事新語只得黽勉行之雖欲等待圓滿時節其可易耶惟事從略以見其不安之意恐得之如何如何淵疏如戒細檢措語或汎緩次序欠齊整故略有轉換添刪處而晝嫌煩夜偷暇伴畱數日而終不免忙遽矣幸

參互而盡意點化之也

答閔士衛 庚申

前書不幸云云晚始覺得矣吾輩清官美職都藉世蔭已是過分而左右之尤惡蹙不敢安者直以無一張紅紙矣如吾與長淵輩其將若固有之耶一笑一愧左右常喜以流俗自居而人不以常調待之豈非日中避影之類耶近世學行經濟分爲兩歧朝家所以處左右者意東而言西當之者前頭自處之義甚難然天下之事同歸而殊塗錢穀甲兵何莫非儒者已分中事今計惟有卓然自立於義理之途出處得

宜體用具備使世人知有此道理可也然此固未易
遽論願自今毋避讀書之名益長見識以需世用實
千萬之幸 上教令人感泣有非常之 恩必有非
常之報不知何以爲計也

答閔士衛

廿五書報晦日始承領而其間又是無限事變只有
仰屋而已來亦好笑智之爲體本圓而特用之者不
善耳無恠乎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也此段固可見守
正不撓之意而係是私義不若就 君德上勤懇說
得以冀其萬一開悟雖似迂愚而臣職則當然深願

以前所託者留意草成一本令渠轉示此間得以添
潤之急則雖直用之亦可毋泛毋泛餘事無小大善
指揮也匡救當在館職後而目下史任甚窄急此時
汲汲出脚覺重難而亦非一二違慢所可解脫奈何
淵事亦發一笑今番合啓使光得見於未死之前者
實渠之力也世界雖如此淵豈不仕者但勿遽出於
先志未暴之前而又須嚴明義理界分無更入吾兒
袖中之草爲幸

答閔士衛

兒子當初陳忠之計若不緯繡則可無今番撕捥而

隆慶先生集卷十六
勢既有所不及矣無義力避終恐難成此後行止只當迫而後出出則不撓所守隨事塞職而已渠非高志之士既占取近歲科名矣安得逃免此規模惟塞職二字說易而做難惟望隨事而策勵之也早晚一言猶當以感悟 聖聰爲期前後所求於左右蓋亦集衆思廣忠益之義痛寫出一通文字好矣何苦澀至此此非目前事徐圖之亦不妨也竊想加 諡日吉禮成曷勝抃祝吾輩所以爲人者惟 聖祖志業是賴而今日鋪張宏烈未能純乎天理之正都爲一場彌文之歸於世道何益悲歎奈何兒子得脫炎狴

亦是遺澤所及也

別紙

長令初意儘好前疏固非專討光之罪者而生前欲殺死後都忘終有乖於爲世道爲 君父之本志疇不以黨伐視之也光啓當變爲追奪此不可已者須以此提警淵輩無令撓奪於亟停之議也兄弟聯翩肅 恩似若時清而終非其時不知來頭去就又如何而此亦恐不外於原幅中爲吾兒計者矣此何世界耶痛慨奈何長令兄弟近欲引前湖伯以來矣時勢如此今無可言願語渠輩以無爲其所引去也

隆慶先生集 卷十六
恨不相對發一笑也三字之議如有廷請何以爲計
云耶誣獄徐待其讞奏痛說此義理非長輩恐不能
可從容商量也

答閔士衛

長令疎闊相見時已有所砭矣今果生得大事不知
此事將如何收殺否爲 君德世運憂厲萬萬科慶
疊出豈不爲喜而盛滿之憂甚於集木不知當之者
能識此否也

答閔士衛問目

辛酉

從弟新資當告祠堂矣几筵亦當告之否告則當

衣緋懸玉行拜而情理不可不哭告文所謂奉承
先訓餘慶所及云云似當改下子姪輩或有參科
者且如從妹婚禮時告與不告當權輿於此故尤
欲稟講耳

新資之告於几筵不必一如祠堂告辭渠出直參祭
時只告某以某月日擢某資而已雖不具章服亦何
妨至如子姪輩參科者則恐不可不以新恩服色見
也妹婚亦當有告是皆象生之意也如何如何
有將行吉祭而遭異宮期服者待葬後過行耶吉
祭甚急與平時時享有異雖葬前亦可行否

降者先生集卷十一
吉祭先儒以爲雖行於孟月亦無嫌又或禫月是當祭之仲月則不待踰月蓋以奉先爲急也况此是喪餘之薦與常時時祀有間雖期服未葬之前苟其異宮則未見其不可行也

有父在母喪未葬而死者其子當代服否亡者生時以父在之故雖是長子不敢主喪則其子亦不當代服耶

杖期條曰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是則承重也苟非承重則當入於不杖期條矣以此推之恐亦不可不代服也成令子長往年以其族孫之遭祖在祖母喪

而承重者爲大害義理使之改服不杖遂爲湖中一場大是非卒則還其初服矣來示豈亦與成令之意同耶幸更詳之

答閔士衛

適孫父卒祖在爲祖母既入於杖期條則其爲承重無疑是亦祖未嘗不爲之主也代服固與承重少異而猶可以此意推而用之至如父在母喪未葬而死而猶不爲代服云云於禮無見出處愚意之於此持難蓋此也此是大節目願更爲博攷使得歸一如何

答閔士衛

近歲時運極不好故以士長疏事言之其不好者雖以哀輩環視而莫之止其好者以士會血誠而終不能上莫非時運使然矣此事以義理則無疑而亦恐不易成然而果能如此猶可以暴其本心豈非幸耶

答閔士衛

壬戌

所謂備局酬酢一段非外人所知吾輩則惟一信士長之言而已他餘事則都是窘迫躲避形象以光運而亦如此還可一笑是則士會之志雖見屈而士長之言則得伸也士長之本情雖見暴而士會之本情還復黝昧所恨無士會之兄也

答閔士衛

吾之愛淵令何遽不若德章又何間於君與士會哉顧其相從有淺淺事勢多拘掣耳與令季云云早晚必聞之而今承君示吾亦不仁前之以此責君輩者妄耳豈亦所求未能之一端耶頃來小紙子與婿適在座故出示之則婿曰此文之言似然子則以為決知其不可吾曰兩言皆有理矣今日又招子而細問之則以為趙劄固亦不可不痛辨而此猶是第二件事要當以明伯氏之本心為主此見則吾所不及也頃者李兄德孚之胤過訪曰順之當絕某相乎曰無

陶庵先生集卷十六
疑何問又曰其查頓則如何吾曰兄弟姻婭之間處
義在渠吾何能知之也昨有人以淵令呈狀備局大
加非斥公議之嚴可知君若爲渠計則但當以明本
心三字爲陳疏之第一義觀渠所圖而善導之也初
頭旣與洪鄭輩同力止之今疏渠當爲而不能爲使
老兄出位而陷於不測今又不能明其本心則將爲
何許人而於渠心安乎頃日士會所報則以爲常時
置之度外而或傳有悖子之語不知果如何也

別紙

前後別紙俱領悉吾兒之意本以鞫日或其翌日淵

當爲伯辨訟其言累稱匡德難哉難哉匡德之事極
無嚴而此言則有激而然也所謂明本心者以爲臣
伯之出位都出於追先臣遺志明亡兄本情冀幸
君心之一悟而畢竟遲晚出於刑威迫急之際其疏
草旣兄弟商確而成者則其間豈有別見而不能不
失對於 殿下之前於此益可見某人輩威勢之可
畏云云吾前書所謂吾所不及者則此也其自罪之
語與哀示皆同矣大抵辭位釋負之 聖教實爲萬
萬惶懼此教固已爲某人輩躍出之幾會而又將爲
淵祥輩不敢言之資斧耶哀示所謂淵必自當事理

陸菴先生集卷十六
較長者誠然矣然淵若不爲則祥亦不可不爲也待
淵內職後可爲之說私計爲穩而見職旣不易遞內
任又不知的在何時其間公私事故有不可料如是
因循而終致闕然則此將爲何狀人耶初頭致人疑
惑亦如來示矣葬後若爲之則但以哀書所命意諸
條爲辭以暴兩兄心事而至於上段兒言則姑不可
爲此則觀前頭可爲之時爲之亦未晚也呈備局猶
不爲無據而處昏家一段游辭二字可謂自知明矣
可呵君輩處事每失之疎脫日來諸紙還投之示甚
可喜也依示悉爲搜送吾之前後所報雖不搜還亦

勿說與淵也其中不至全棄之言以哀意善導之至
可至可婿郎周詳縝密可與議事者自前大小無一
相隱之事今番來紙又已出示之可發一笑

答閔士衛

小紙領悉往往獨自發笑其爲笑也或近於甚哭之
歌耶末段併力云云不知措語如何善成而重譴濱
死之日奚暇明其本意耶此則畱俟後日恐亦無妨
更存商量也近來筵說之不足信觀於頃日趙明鼎
之疏亦可知只當以始初入耳登眼者爲準後日從
容修整之本何足論也若以得於傳聞爲言則畢竟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虛實間都無所妨苟以彼之一時悶苦爲難而置此
言於有無之際則我之一身已外於倫理矣此豈不
重難耶須從容善爲開曉也

答閔士衛問目

閭內耐祭當行於祖母几筵而弟主其祭矣祭時
當服本服否爲新喪設則服新喪總服否若此祭
之行在上年七八月則凡在位之人皆服舊喪本
服否抑皆服新喪之服否

耐是爲新喪而設者雖使此祭在於昨年七八月間
新喪五服之人皆當各服其服然以哀言之總服至

輕且是國制無論昨今年恐當服本服而行之也如
何如何

答閔士衛問目

內喪未成殯而外喪出入棺則先內喪成服則先
外喪內喪上食不用素食未知如何

入棺成服之先後似如來示而至如內喪上食之用
肉恐涉未安雖有齊體之義自是所天之重先儒定
論如有酌量者則已不然不妨從厚如何如何金生
亮行頃於見書時在座問之則亦云使亡人在者必
食素其在象生之道無可疑者此言亦有理以此回

示于令季而確定如何欲留幾日而始還京耶相會
校書之約願勿失也

與閔士衛

自聞歸廬稍紓憂念但不知驪上諸眷各各安頓得
好姑無他擾否此間承 除旨已月餘而病不能草
疏今始成出此是向來懸註衡圈後初疏不可全然
埋沒而措辭亦難矣幸隨意痛加添潤以還之也安
謂有所商量一句語雖包得多少而終欠分明如以
略及其主意爲可則亦望從略說出以代此一句如
何如何何日欲來預示之也

與閔士衛

雞未鳴而人至承聞所苦一樣馳念何已素知自奉
之薄而中冬尙未授衣此豈始慮之所及蔽體充腹
自是天職特不以此累其心爾雖聖人蓋莫不如此
何嘗過薄而致疾也哉此則君疎闊之致不可徒歸
咎於內政也自今切宜知戒兼也計必陪護還歸矣
千萬善攝遣可爲望

答閔士元

遇洙。庚戌

一旬再獲書此是新年一喜况聞侍奉安福國洞病
憂無減意慮念何已知雅志不喜喧囂鄉里雖可戀

惡可作於陵仲子打乖固不可吾人既着道理二字自是隨俗不得惟賢者裁度得中而已朱門學者以家務叢集妨於學問為憂則夫子教以只此便是用功實地每事看得道理不容易放過若起一脫去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矣聊誦舊聞以資參究如何如何

答閔士元

近日造德淺淡不敢知而愚兄坐獲導迪之譽士元之賜多矣此身一生虛名皆類此自笑自笑

答閔士元 壬子

所示古人詩句良足喟然士元已作此語耶孔子自言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何故若此吾輩何故不能若此於此淡體驗之或可為奮發俛孳之端耶久疾去根固未易千萬平心善攝無忘別時語也○相逢猶故我乍別遽新春中庸五不措願子且書紳昨年元朝忽念君別時乞言甚懇偶成此句臨書輒忘之一歲之間又是故我矣良可慨然

答閔士元

近觀左右頗奮勵用力非復前日苟安底氣象中心喜幸誠不可言然此事至大未可以時月責效苟或

隆慶先生集 卷十一
毫忽放過則此心已散漫無力矣是不幾於撒手向前行得數步而已者耶甚可懼也所示諸病都是未熟之致惟就此接續將去熟後自然無此患耳涉獵宿習已痼非大段剷除恐復如初矣此間譜役纔完時對書冊稍有意味耳中庸正文雖誦過章句多遺忘方欲收拾迤到或問不知何日可能反復講確否四書解倩一二朋友檢過多有警發處果是石潭遺本否

答閔士元 甲寅

未見屢積在中既見則不能宣其萬一歸輒耿耿益

不可忘書至真是一般意思矣自疚之言哀懷安得不然而亦不必乃爾此事亦有天理人欲之分只當就幾微上猛省斷斷以父母之心爲心又溪知聖人之言爲可畏而已孟子論口腹心志大小處最痛切亦可證嚮如何如何此身衰懦莫振別來已兩月而內顧殊無銖寸之得向日相對云云都是揀得好言語如是而尚可謂志學乎惶懼殆無以自容也

答閔士元

昏議昨日大心自京還已略聞之矣愚於禮書不曾深究細研只是麤看得大體此一事亦然然蓋亦終

陸菴先生集卷之六
始以爲不可行者近得尤翁禮疑書讀之益信其不悖於義理矣今茲示諭非不委曲詳悉而猶不能渙然無疑犂然有合豈亦先入爲主而然耶來示雖多端而所引重不過家禮冠昏異文及朱子答李繼善二條耳冠昏之可以通看曾亦面論而繼善事固可爲主昏者無服之證矣至於母有服而行昏禮則以母在未安本領未正之語觀之可知其不許矣朱子旣言其未安未正矣則家禮亦朱子自著又何故故着主昏者三字而沒却父母以啓後人苟且用禮之弊耶以此見之父母之包在主昏中者可知矣左右

於下段兩語不曾着眼只看得無嫌二字甚重乃於禮律上演出註釋極費說話甚至區別於未與不之間未與不字義固略殊而言其違禮則一也而扭捏傅會有若真見許於朱子者然使朱子之意真箇如此以孝子至哀之心處之猶有所不忍遲待服盡終不落在第二義况朱子之意未必然者耶凡人讀書雖平心易氣猶患義理之難見今以有我之私先着於胷中而驅聖賢之言以從之不惟誤却文義其爲害可勝道哉至如見婦一節雖以來諭之詳而卒不得其可通之說夫禮者理也天理流行無所括礙有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些不通卽是非禮非禮則苟而已矣左右無苟求其必通也尤翁之言固可信而至於同春先生初喪行昏之憂其爲後世慮患益深玄石之論則蓋以人情事勢言之耳方今世道日敗喪紀大壞以識者而處此之世其將從彼乎從此乎愚者之惑終不能自解然亦恐有所偏着第以籤紙畱之從容玩繹或可以有得否

答閔士元

乙卯

示意縷縷備悉向書至哀二字誠恐傷孝子之心而筆端不免突兀出來思之悚然哀示所謂外來意思

者其於朱書家禮正義則固如此矣而拙者之論則終是此意思爲主耳哀之必反求義理於朱書家禮之間者其意蓋亦有所不安矣而旣於此見得變通之意愈益明白則於心已無歉矣以孝子之心而如此則愚者之惑宜若可解而猶不能焉甚矣先入之難改也仁知之見旣各不同字句之間看得有淺深無恠其愈多而愈不合也然此事已有定筭不若姑置之以俟他日窮格之端亦豈但此事而已耶何叔京書前日所論不過卒乍見得如此而其後更不曾入思古人窮格之工必不若是其疎闊甚覺瞿然此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事終似暗中摸索未易真的不知哀見得果如何後
復示及使得以參互思量也尹徵士瑞膺書中所問
心說亦願一聞高見僂人朝至立促不能盡布

答閔士元

一日見兩佳婦此爲何等福力大心還細聞消息何
異身親見之喜極而愴亦隨之此際忽獲手問慰釋
如何雨餘學履萬珍此身纔過重九悄悄坐對黃花
益覺有徂歲之感耳大心誦傳兩句壁銘而謂有偏
於靜之病其言良是左右所砭警於賤軀者亦甚切
相勉而痛改之爲宜如何如何聞伯繩君會諸人適

來近地而不赴見婦之會順也先數日徑還吾外氏
敦睦之風衰矣傷歎傷歎賢輩亦宜自反而無相猶
也

答閔士元問目

丁巳

牛溪先生壬辰不奔問豈自以罪戾之蹤不敢遽
詣輦下耶抑倉卒未發而已值去邠故遂不爲耶
其追及行在者以梧陰作相松江蒙宥國論亦
少變故耶抑以寇已淡而國將亡有不可顧他耶
牛溪嘗以草野之臣自處故其自重於進退者如
此而若退溪栗谷諸賢進以科目間隨例供職者

陽春先生集卷之六
則雖有難進之端於寇亂蒼黃之中則義當奔問
耶奔問而以職名相加則亦不敢復引私義而受
之不辭耶抑有因難媒進之嫌而不可受耶且沙
溪先生於壬辰亂時已有職名而未嘗奔問耶似
記亂中出宰而未詳矣慎齋當丙子之難方爲何
官而亦不奔問耶尤菴之從入南漢以方爲大君
師傅在京故耶若無職名則與士民同避難亦無
不可耶春堂則其時避亂于安陰矣如春堂之纔
筮仕而不立朝者則只避亂入峽義無未安耶程
子以爲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蓋呂氏於宋

世爲卿相故程子之言如此也世臣之義則又當
別論而春堂之於我朝亦如呂公之於宋則雖在
微官又當有別般道理耶若於其時以春堂作宰
於寇盜充斥之地則雖直拜守令在平時當力辭
者而際此則只得承命耶士有所守於國之存
亡身之死生俱有不暇顧而只當固守無變而已
耶平日寡陋於前賢事蹟多所未詳而偶然有感
於中考書籍而又不備不免覲縷仰稟

牛溪先生壬辰去就之節有不敢知者然其時去邠
倉卒勢必不及聞而未及隨矣始初不奔問蓋以罪

戾之蹤未敢遽進而其追及行在則未必爲國論小變而然雖是草野之臣亦既出而仕矣官秩亦高矣寇已淡而國將亡則其可逋伏山谷不以自效於臣子之義耶假令梧陰不作相松江未蒙宥其自處之義恐不但已也草野而猶如此况如退栗諸賢以科目進者耶然此是臆料大賢所爲衆人固不能知也沙溪先生本由蔭仕以常調自居春尤兩賢則丙丁之間只是一命之士在朝則隨駕在野則避亂各自有義非可與牛溪一律論也至如慎齋職是執義監正做裝奔問路阻而不得進蓋其責少遜於牛溪

而視春尤則有別矣無論草野與科目進者變亂之際如以職名相加則亦當量其力可堪而後受之何暇論私義與微嫌也使春堂在安陰山裏直拜守宰而所被命在於寇盜充斥之地則將無可辭之義也士有所守固當固守無變云云恐非知道之言事變固難料而君子出處亦何常之有只可隨時處義即其心之所安而已知左右此言出於設難然平日喜靜惡動偏處未必不做病吾言不得不如此也牽率奉報未暇細考書籍如未當更示之

答閔士元

戊午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書末更詢領悉閒職固與侍從有間而亦不可比於
無官平時雖有難進之義奔問是臣子常分亦何嫌
乎弁髦素守耶但恐路阻而不能進如慎齋所遇也

答閔士元

慎齋去朝丁丑歷數縣而臺職則不應 命矣然媿
成後猶入都進慰苟令無路阻之患而臺除在奔問
之際則未必不隨分供職時勢與處義相隨而變恐
不可泥滯於一邊君於此事每若有懦縮之意豈亦
坐於偏處之未盡克耶

答閔士元

此身忍見大心入地又旋別其靈凡死生去留之際
其可忍耶然而徒悲無益不得不與一二同志相守
者重理舊業祇覺死者之爲可哀耳觀書養病要欲
并行而終則養病爲主想左右亦不免此吾輩各已
衰晚而做工夫若此其有長進之望耶極用憂懼尊
心輩次第淪亡運氣固亦不好而爲善之心決不可
因此自沮只當以一息未泯不容少怠爲志如何如
何病者情弱念及死生其能無絲毫動心否於此亦
可自試而知所用力耶意有所觸自不免覩縷可相
諒也

答閔士元

大心病時言在山中一日涕泣終夕矣問何故對曰
年來無他願但爲吾親得福地可葬爲吾兄得巖泉
可居矣今則巖泉幸叶心而福地茫然難期是殆吾
誠孝素淺而然以是泣也又曰吾雖死願無廢茲亭
也其言絕可悲其忍負諸方令兒子續成其志設令
他日屋就老子婆娑其間亦有何樂耶兒子搜集其
開創始末草出一冊子且意渠在山時必有與人酬
唱者隨得添錄仍藏之新屋吾輩往來或有詩文之
可傳者亦謄附其後足成山裏一故事左右自往年

已有偕隱之約今春有意一訪而不果矣於此可無
一言以哀其志耶草本呈去幸從容覽過題其尾而
還之也似聞建亭時所役人丁頗衆而無一人怨者
渠訃至之日村民寺僧莫不嗟唏傷惜不知何以得
此於人耶尤可悲也

答閔士元

己未

此行畱仙峽數十日歸路迤過湖右初旬已還寓矣
山水果愜所聞上下數十里上則幽邃奇絕下則雄
偉展拓中開一小野若雞子黃大心置屋於其間又
上而就龍湫傍作小亭占地高而衆妙具焉非大心

陶庵先生集卷十六
力量誠未易辨此然造物慳祕似若待大心而顯者
此不偶然而又不肯與之以一二年清福此何爲哉
日日疲於水石湖嶺若而士友有來者而未有講誦
之益晦可亦有故晚至雷一日相隨到松面而別暇
日一過陽山法興兩寺此外無歷覽處矣大心祥日
奄近歸哭其墓慟盡如新他日入山章兄陳跡又添
一悲緒奈何今行不得與同雖可恨而慎疾之道則
得矣秋後可能償此宿債否爲君相宅不無一二佳
處而終不若躬見雖或得之盡室之隱豈易易耶筋
力未衰之前欲逐歲往來與我同此亦好矣何必別

營一區耶

答閔士元

庚申

老彭文字常恐未出君手今則好成一通矣幽明兩
幸無論表誌吾豈敢辭惟見識不長筆力益退雖欲
一償宿昔之志而恐亦不易奈何第語其遺孤無相
促迫也時事憂惋何極兒子得館職四日有旨纔到
而已入於在外諸臣特遞之中雖欲獻忠勢固莫之
及矣然庭訓之嚴不若朋友之善誘此言良荷警策
但天下萬事說時易做時難所求於友所求於子者
設以身處其地終恐未能此區區所溪懼者耳如何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如何江遊已約以一年一遭再其易耶

答閔士元問目 辛酉

祖母大耋尊臨子孫衆多而其中外孫已多有服窮者或以爲古人於弔喪用弔服加麻今於祖先之喪只用玄冠素帶太無情意宜用練布冠雙垂帶略如緬禮時有服之親加麻之制既葬而除之又有難者曰如此則子孫爲祖先僂用加麻之制是欲重而反輕欲親而反疎爲未安云此兩說何者爲得耶

弔服加麻本是朋友之服非可施於祖先其用於緬禮者出於王丘之論亦非古也今欲牽引則近於役文荀曰創行則嫌於義起俱未見其可也

答閔士元

季父改葬有故進定於明日而時刻甚早今方發往矣所戒縷縷良出憂念豈不欲勉承而旣已生在何可廢人理耶風日甚不佳而毛帳諸具皆備勿慮勿慮以吾而畏風止此行則其爲可憂豈不倍於病耶

答閔士元

所示樂正子春之戒豈亦感於李敬菴之事耶因一墜傷而欲廢跨馬終恐行不得况樂正之憂生於下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堂而不生於跨馬者耶人生不能無行動無論大小
遠近出入惟存得一箇敬慎之心可也如何如何

答閔士元

壬戌

淵令奄作土中人閭內之葬又隔日而都不得往見
人事可歎所示孺子高風爲之興慨今人不及古人
何獨此一事耶然此等事只當斟量於輕重緩急之
間而決之事過無留於心裏苟不如此則又恐種種
病痛無益於已過有害於方來也如何如何弔禮策
之之義似是扶策此但論半拜貌樣恐無難知者矣
以此行之於卑賤之流豈有不可耶近看何書千萬

加勉

答閔士元

小紙領悉人之汎看文字非獨史略初卷爲然尚相
公之言儘好而知其言之近道者其言亦甚好持以
示此身者亦可謂善砭矣吾輩合并固不易時惠德
音豈非老年一幸耶但區區未敢曉者士元何人非
可用力於中和工夫者耶似此粗劣之言且不當出
於賢者之口也切勿更爲之也尹哀一復向有書速
其墓文矣今則雖未暇論而以曾前促君狀草之意
推之豈容終負勤託自聞春間傳說以來往者爲彭

陶菴先生集卷十六
友之心索然欲盡其將奈何又恐添却說話仍闕其
復見時從容爲道此意如何

答閔士元

夜復始聞來稅計必當門發喪矣此何事也此何理
也痛哭痛哭相望咫尺不即抱持大慟此身尙可謂
生在世間耶即今後死之憂都集於君與孤兒身上
君須自寬強食而後方可令穉弱全活千萬淡念也
襲歛諸具惟待京復成服早晚只可隨勢爲之而容
地凡百至艱勢如可爲則雖成服後即發亦可也擔
軍一節不可不汲汲定計而但恐無價矣雖用京契

勢必前期分付若鄉軍則尤當豫有所區畫至於輦
子服色之屬勿論擔夫之用京用鄉必須早爲下來
無曰此是成服後始可爲之事也自此奉柩離發日

子度量彼此事勢爲先擇定

此則無拘忌
但可隨事勢

而後方可

措置也鄉軍不必煩乞縣府此鄉則吾家墓奴可盡
發鄉中士友亦或家出一壯丁而無者不必強設令
擔夫可得其能調遣迎護者未必有其人此處則吾
雖不躬往猶可臥而指揮而彼邊則恐無可恃者矣
行喪時勿論一日二日路上祭具糧資皆當預爲準
備成服後先爲送歸兼也於本家而定計後彼處所

附錄先生集卷一
當行之事詳細錄出以授之君則成服後畱此之日
從容來見我與議凡百兼歸時亦令過我使知病時
說話也未病前數日得成兩日之穩而猶有餘懷之
未攄者坐待臘月之約而亦嫌其遲孰謂奄成千古
長訣耶吾之身後百事都望於逝者今則已矣使我
反爲此送別之憂耶君則不知家內百事坐聽賢兄
可謂一生安閒而卒然當此變故此後羣責專萃一
身將何以堪之先爲寬心耐事無爲其所撓傷也銘
旌書以臺銜團領旣無曾着者則不必新造也

答閔士元

承重服可以造成以待而所示墓前受服只是臆見
以禮意言之體莫嚴於廟而邱墓爲輕受服爲何等
大節而其可舍重而取輕耶愚意則如此而士友之
爲我代書者難之曰旣葬後奔喪者先之墓哭拜禮
也以此旁照則墓前受服亦可爲歟吾應之曰奔
喪與代服體段自殊不當牽合况先之墓者只哭拜
而已成服則在於歸家後恐不足爲證欲用此義則
先哭拜於墓前歸而成服爲當矣試取備要所載奔
喪條尋觀義理以決兩說之得失如何至於受服之
布生練與否此旣是代父而終其喪者以並通三年

之文觀之只當一以練後之制處之然則首經一段亦無可問也到家日卽爲受服之說最是不必待殷奠與上食焚香口告祝皆當爲之也

答閔士元

昨復夜至如更見面生者雖別猶得相見奈死者何悲哉悲哉君歸時偶然目將牛性之馴不可知而坐者牽者俱極迂闊果然有墜傷之厄矣君自以善墜落者爲稱此非好事勿論馬牛試思其墜落時氣象意味如何君之於學問蓋多類此故每出輒如此豈天所以竦動之耶幸因此發憤痛埽從前退懦之習

隨地用力使身心無頃刻不安固之時則自然絕此患矣此雖細事亦可以自驗其學力毋以爲迂也

與閔士元

楊誠齋嘗請教於張魏公魏公曰元符貴人腰金拖紫者何限而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言終身以名節自勵出鶴林玉露往日洪純甫之過我也偶觀此書拈出以示於臨歸之時渠則默然矣昨日講近思錄出處至其論隨之六二弗兼與之象歎曰恨不使純甫見之吾之惓惓於此君猶如此無亦所謂多事者耶渠雖誤入旣是至親無相

附錄先生集卷一六
絕之義來而與見則有書而不答亦恐不成道理不可每每如此過喪次時所留書近欲作謝而臨紙易攙及此語是又不免爲失言之歸耶既有此意思對則衝口而發書則信手而書固自知少含蓄之爲病矣幸思其可否而回示之也君於百事謙字意太過家事時事都欲歸之於不知以是與令伯所嘗商量者未必一一及於君間間往復只是經義之屬而此亦是謙讓未遑底氣象每覺少味今則令伯亡矣誰可與語者此後事無巨細當爲之質問君亦殫慮以對補其不逮爲望此亦學者窮格之一端也

與閔士元

聞孤兒神形已漸脫病作之後則悔亦難追相其形勢緩急急則雖於未葬前專用肉亦不傷於義理也君亦先宜自謀來此時不能不勉聽吾言則歸彼後繼用傍盤之規臨葬還復伸情爲可今日之事無有大於此者切願相勉也此中調發人夫合親舊家所起送者可成一牌矣君之連書提囑之語意則美矣而終是做事不得若過爲軫念其病故與寒苦則孰肯曰無病也不寒也然則欲得一箇擔夫恐亦不可得也吾嘗自病其過於慈恕而君之此事其亦太過

陸者先生集卷之六
矣宋友本有迎燔之意而慨然領諾於吾之一言甚
非易事然此特護喪出境而已切勿以統率責之惟
一聽其所爲也彼或苦之於吾不安此意不可不知
也墜落之欲歸於運氣豈亦自怨之過而不免爲怨
天尤人之歸耶無甚妄動宜更自慎而身心安固無
頃刻之間斷君亦可能自保否朱子論中庸首章以
戒慎恐懼比之於平地不放轡而慎獨則如登危涉
水把捉轡益緊以此語驗之可知君專不用力於中
和工夫也是豈運氣之所使然者哉

朱子語類中此語一段後日細

檢也察病加藥最爲學者急務悼前懦而就新猛溪所

望於君者日前君之弟子自湖鄉過我請言贈以當
仁二字矣因語端轉展及此而論學則非時不敢畢
其說也作書事所示宛轉圓好姑守失言之戒而終
亦不失其矜愍救拔之本意當依此爲之也汝剛立
後尙覲其至誠感回而京僂昨還偏滯之見依舊絕
嗣之外無可爲者奈何奈何

答閔士元問目

葬前如有欲致奠之人只當如例受之耶今日葬
前凡事一以喪中禮處之饌用素食器用素件則
平日居喪未嘗御非時別饌矣致奠諸品雖用素

陶菴先生集卷之六
饌亦係非時別饌則其在象生之道無乃未安耶
葬前凡事既一以喪中禮處之則致奠不行恐合於
象生之義也

吾家舊例皆用挽章而自經辛丑之禍可請處既
不多且用兵荒殺禮之義不復請挽於人矣今日
則平生所蘊百不一試親戚故舊亦有淡知而痛
惜之者而苟主家不請則未必有作竊欲揀擇此
等親舊而請之然今日此等人又豈能多耶且平
日執謙不敢當人盛稱亦不敢爲此以體遺意敢
此拜稟

請挽恐亦非時且違遺意不必赴葬前爲之惟於親
友中所欲請之處略致此意使之從容追挽似爲穩
當如何如何

答閔士元 癸亥

愚嘗謂三年內新山墓祭之用三獻爲過重蓋三年
內惟虞卒哭大小祥爲備禮之大祭墓祀則本來體
輕宜不得比侔於虞卒諸祭苟以墓祭爲可備禮必
別自有祝而從古無之爲三獻者似用墓祭常時之
祝而常時所用用於喪中豈不泛然乎且先世則俱
殺禮一獻而此獨備禮亦涉未安故愚於丁憂時以

陸菴先生集卷十六
一獻行之令伯氏在時亦嘗累論之終則以愚言爲是而但云此禮實從懷鄉二先生出來有難輕改矣偶得栗谷別集所載松江日錄有曰栗谷則以一獻爲是以此錄亦則云當如教而其後所報行祀之節略在往復書中日久不記其語然愚意則墓祭與几筵不同安可無降神辭神等節耶只當如先墓殺禮之儀也大祥則承重喪人脫衰而着白衣白笠祭畢還着衰服諸父則依例變服更有何疑嫡孫旣不行禫則諸父只當於當禫之日設位哭除尤菴亦云或丁或亥愚意以吉事先近日之義推之初丁亦無不

可

與閔士元

吾病比前姑無大段進退而閉門淡臥一任園花之開落向來不病之時尋壑經邱殆無虛日視作尋常而到今方知爲難得之好事也儒賢去就想亦入耳不知以爲如何臨歸八條之陳其能善收拾否

與閔士元

此身食則恃乳行則仗人所望惟全得赤子心爾一味放惰百事都不如前立德言厲之節不可得以復爲耶

與閔士元

聖瑞詩文果紆餘且善說情事矣其姪應教君言事被譴柑山草堂士會歸後又得好主人矣其疏固不能盡分而亦可謂不墜乃家風可喜可喜其論士會事雖沒本領乃以相國誠忠十世可宥爲言猶賢於年來藉重 明陵之套矣但 上教每以耽原兩謫對舉而至謂原謫寬處之故渠敢放恣原謫宥還恐不易矣被斥之相出東門外纔差瀋陽問安使非久必還入矣

答閔士元

又逢新朔連值喪餘如見君情事吾病極意調息有退無進而講業則全廢愧懼亦復奈何二十前頭童三十後齒落以此孱質所得亦已過矣何論百千然且一聽於天非可容喜惡之私耳文字從容修潤爲好時享替行君家已成家法今無可疑而吾則必欲見可據之文而後行之用是爲悶士會書中以君輩無不參祀之義爲言吾則答以心所未安亦何必強之矣然而若因此廢祭則亦可歎也令子數日在傍頗有所裨益與木也同事不獨爲資其所長戚屬寢遠寢疎欲於吾輩在時令渠情意相湊泊耳但事故

陶菴先生集 卷十六
多端恐不能久畱然亦豈無他日耶士先相見但勸以勤做科工以前言無效故也

答閔士元

喪餘又迫痛慕無涯病來忌祀惟當日不肉矣然縷縷憂念之言懇切至此當食如覺有難意敢不如示士會又勸以攝祭如是慎護或可免添加而尙謂生世人事耶或傳聲台罷官好歸黃驪是何等地力而能容得辭樞密兩人耶苟或仍作先病後瘳之人其幸何可言也君亦乘此好地運自期以當仁事業不負士友之望也從前不肯着實用力是亦先病者流

毋作艷然之色也士會所謂肉談和章已到是則弟未必一一愚於兄耶然能事不須相促意到可爲之也

答閔士元

和章詠歎無已語非不好而得無少頂鍼意思否向熟新稻不知爲幾頃而似有得意氣味書生眼孔良堪一笑君實兄三字倩人讀過有不可曉徧念諸從中表德終無似此者吾固鈍甚而君之使事亦云迂闊君實之爲君實豈一時辭職一事而已耶况同鄉兩君實俱以此爲號則恐亦難辨好笑好笑

附錄先生集卷一
答閔士元

參苓散所用猶是作膏之餘瓊玉無論崔尹皆以爲當劑試之亦無小害益可信也晦可慨恨蓋有由焉昔年尤翁老年長服此膏懷鄉後生自爾慣熟乃以當時之待尤翁者爲此漢望之於今世一何迂也新稻之說好發一笑豈亦剖破藩籬之一端耶君所稱君實兄者依然是向來桎梏之身何能擺脫得君言恨不少認其出也

答閔士元

今甥家疑禮前所告雖一日之頃獨非父在乎一語

已盡之更有何言諸說繁多未易領會而父喪中承重之禮非可以倫擬於此事况此則是父在而母喪所引父卒則爲母一節無論其本意得失又何曾襯貼也五服之制雖未成而五服之體則已立云者義理精當初則父在而爲主今若以父亡而遽變其制以直伸其私情則惡在其事死如事生之義也孝子仁人之處此其必有不忍者矣更以此語之也

答閔士元

新除已爲君慮之矣兄弟南臺世所稀有非不榮也而懼亦隨之多少所示領悉尤菴之於遂翁行藏同

附錄卷之六
道故以其所先經歷者指導於後進爲之代疏卽其
一事吾之所經歷而慣熟者翰苑三司間章疏使君
得一第而爲是職則不待來示而吾當爲之何不諒
此道理也儒賢出處雖不宜妄干而疏成之後如蒙
投示則隨見批論不敢辭也士會所謂下策吾思得
以爲謙讓之辭卽君所長陳於上端而引親嫌於下
不勞而遞此爲妙計矣君之不肯爲此者儘有意見
非老蔭與文宰之所可及也上策恐不免過於分數
若欲論此事則以言官自處而言事可也於伯氏事
恐無事於伸辨也中策猶可耶病狀堂下不得爲者

例也不疏而狀尤於分義不安矣松坡卽是廣地往
來何害雖下諭到陳疏不必汲汲旬前後俱無不
可其間豈無往復消詳之路耶士會書中諭旨祇
受儀注頗詳而但欠團領一節吾亦於火災之後不
復具公服鄉里無借處不得已以直領代行每覺未
安君則能不如此否

答閔士元

向日士會所畫上策吾意則先伯氏其時所遭雖極
駭怖旣蒙聖明臨燭而覆庇之卒得無事在子弟
似無可以伸辨之端若欲以先兄所欲爲者遵其意

陸者先生集卷十六
而爲之則此爲言事而恐亦未易言此則前書中意也春翁已例雖如此古今事勢與自己力量之不敢妄擬胡不思量而有云云耶病狀即所謂病重上去不得事之謂而規式蓋如循例所志矣然自先朝已有定式堂下官不得陳病狀明有禁令惟嘉善以上爲之此則雖有尤菴已例亦無可論士會所謂中策前書已云猶可爲之然此亦合存商量如欲爲此則從己意構成一通以示也見此後方可點化而其不當代草之實亦悉於前幅矣有事可議則何嫌煩絮吾亦隨所見答去元非難事耳

答閔士元

未發云云愚云非以衆人爲元無未發時節衆人之心不昏昧則必散亂未易有此時節而或有之則卽此境界便與聖人不異左右則於與聖人不異一段不能信得及必欲以昏昧爲衆人之未發此所以累言而終不合也子思所說中和只是說道理名色地頭而無聖人衆人之別到得下面致字方見聖人能之而衆人則不能也若論未發境界則豈有彼此之殊惟聖人則湛然虛靜光明洞澈所以喚做得未發衆人之無未發時節正坐此昏昧耳今乃以昏昧爲

未發者何也若以昏昧對放逸而言則淵天淪飛之間似略有動靜之分而其爲本心散亂則一宜其同歸於動而不可謂之靜也謂之靜猶不可况未發二字十分精微處耶所謂未發者卽氣未用事寂然不動時節而昏昧則昏濁之氣紛擾發作思無善不善都喚不起卽此境界而便喚做未發則其爲汙却未發名目者何如哉呂子約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朱子責之曰只是一種神識昏昧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左右之論無或近於是否願取其全書反復尋繹於此而不能開

惑則亦無如之何矣語類依示檢看則此與答胡廣仲書相合蓋南軒之意以未發之中固衆人之常性而衆人則無未發惟聖人能寂然不動退翁節要註必謂云云雖出揣度亦不可謂不中矣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一段正與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同一意脉惟未發時已自汨亂云者極有語病旣曰汨亂則已是已發後病豈可喚做未發時耶恐是記錄者之誤毋於此泥看也向來一場說話都是公說義理豈有先達後進之可論以是自咎恐過矣然其間辭氣或近於叫呶不平則此當交相爲戒昨日偶講君

子無所爭一章數三玩誦便覺心和氣平天下無忿
爭事矣大抵吾輩所論正是根本田地一於此有差
其害至深不可不瀾漫消詳終於歸一幸須濯舊而
來新千萬千萬朱書欲於春後看闕矣來冊特留之
可得參攷其何幸也日書中謝扇詩好發一笑吾近
爲扇謝君曰敢恨微躬棄還憂細行疎從今一敬字
造次必斯於如何如何

答閔士元

甲子

副本精當無可議上面書以新除授下段只書官名
似好君雖遜而不居親知間書面官稱可能一一辭

避耶於此既不能則不必獨於 上前過爲外面之
讓如何如何賤臣去就固不敢自重而意謂輔養官
之勉承實爲無義而今番賓客則進而有講讀之事
猶可以自效於一日之責况當分外誤 恩若又牢
辭則恐不免坐要 恩數之歸故卽於初疏以前頭
一進承 命之意爲對實情蓋如此非姑爲慢辭也
然而疏語亦曰行步可以升降殿陛言語可以參涉
講說云爾旣以此爲期則目下筋力姑無可論此豈
能以時月期也哉不獨病勢如此朝象亦當入於商
量前却之中矣誠恐一朝溘然不能少酬延頸之誠

以塞前愆也來示恐亦未悉鄙意因問而及之

與閔士元

兩宋先生後先之論業知高意之異於鄙見矣今聞士行輩得君書藉重而增氣以致一隊士流咸懷不平向來風瀾幾息而復作洛下辭說甚紛紜水濟水而火濟火恐非得計君何不思之甚也見原書而後方可細論其得失幸於近復瞻示一通如何

與閔士元

學宮紛紜前書所報外更有聞否士行見時責其所以招謗者則以爲盛教旣以先後之際有心無心可

斷其罪之有無則姪等之有心有罪何由知之吾答以疏事吾未知而君輩得士元書喜而播傳以此未敢保其無心也日昨一士友過訪論此事以爲同春後孫之未能無私心於後先之間者觀於士元書可知由是言之君書之於晦可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則果知其可悔否參差之歸於瀾漫苟如前言則幸也此意緣忙未悉於昨復追及之

與閔士元

碑文成後雖自謂用吾誠而技止此耳不知使汝剛復起以爲如何也所幸惟君輩無異議矣近間以草

附錄先生集卷十一
本兩件送質於漢相及樓江鄭友以爲一弦一韋交
相取益之地矣漢答姑不至而見兒子時以爲栗翁
經筵日記輕易播傳於百年後者猶爲諸老先生之
所憂歎况事關當守而私碑異於野史今日遽及
於顯刻恐爲未安蓋以忠逆混世道喪六字爲太夫
矣然此則本色固應如此而如聖瑞之高論其慮患
之言亦如此不知君輩所見如何也鄭書呈覽蓋以
他人之言觀之則此文似不至訛駁然過猶不及聖
訓誠圓好矣近覺善惡二字之義稍分明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中爲善過與不及爲惡此文句語之間

或有不能致慎於前今至尊之地則便是過而爲
惡君輩須更加審察其中大碍人眼處改之以如此
則好云云也上所指六字愚見決不可改而漢又言
變亂二字當改此又如何改之則當用何語耶用鄭
言所改處別紙錄去亦望就此示可否而此外可教
者毋泛而細示之爲望

答閔士元

乙丑

沂川院儒呈單自言請都有司於君而得快諾要成
送講規故已許副矣但以君之平昔氣象規模似不
肯擔荷而此事實非始望所到豈學力有以致然耶

願堅持此心爲一鄉倡此後雖未易逐月長赴無故
時則勿憚來往之勞俾克有終如何如何

答閔士元

似聞沂院艱辛聚會將成講事君書之來一齊退步
向者願得參聞固非君本色已慮之而不圖而又害
之也當此時節旣不得毀冠裂裳又未能叫閭獻諫
此固有識之所共憂歎者也未知君果於前頭禁切
子弟使不廁於科儒之列耶旣不能然而但欲絕迹
於鄉人會講之坐誠不知爲何說也今日士風無論
京外大都委靡不振講事雖或有成難責實效而時

勢惟如此也故尤當倡勸經學以爲培養之圖愚意
則如是無亦迂甚而不足信歟旣有懷因書漫及之



